

六盘山

文化访谈

编者寄语

以笔为舟,载忆寻踪。

聚焦文学作品中中对故土的深情回望、叙事形式的突破创新,以及对生活本真的细腻描摹。

通过解读《牧马清水河》的文史密码,感受地域文化的根脉传承;探析《得闲谨制》的叙事革新,见证文艺表达的多元可能;品读《菌香满村》的烟火日常,体悟平凡生活里的希望与温情,让读者在文字中触摸不同维度的文学力量。

文载初心,笔绘三境。

文者,载道之舟,记情之笔。世间文学万千,或溯故土根脉以寻源,或拓表达新境以破局,或写烟火本真以见心,皆为生命与时光的深情注脚。

文字如镜,照见天地万象;笔墨似梭,织就精神经纬,于不同维度折射出文学的多元肌理与深刻哲思。

以文还乡,以史为鉴,河川畔的牧歌与农耕、千年的文史碎片,皆凝于笔端。故土不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原乡,那些藏于人文肌理中的地域魂魄,经文字打捞而重焕生机,恰如老树盘根,根深方能叶茂。文学对故土的回望,实则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让地域之魂在笔墨间绵延不绝。

另辟蹊径,以微观叙事蕴新锐意,奏响表达的变奏。文无定法,艺无止境,文学的生命力在于破窠臼、寻新径。于微观处见天地,于荒诞中显真章,既打破了叙事的固有范式,又深化了主题的表达维度,印证了“变则通,通则久”的艺术真理,让文学在革新中永葆鲜活。

落笔寻常,草垛旁的晨雾、屋前的忙碌、香气里的期许,皆是烟火寻常。人间至味,莫过于生计的质朴与亲情的温软,文学对平凡生活的描摹,并非浅尝辄止,而是于细微处挖深意。那些为温饱、为期许的奔波,恰是生命最坚实的底色,是平凡中孕育的伟大,让读者于字里行间触摸到生命本真的暖意。

故土为根,故文有魂;创新为翼,故文有姿;本真为骨,故文有情。

文学之妙,正在于以笔为桥,让我们于故土回望中知来处,于叙事革新中见可能,于烟火日常中悟初心。这般文学力量,恰是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精神馈赠。

且听风吟

雪芦

□ 折玉芬

疏影枯枝凝野泽,
寒梢碎玉没霜靴。
举眉笑瞰千峰雾,
披雪惊魂万壑杰。

登贺兰山(通韵)

□ 刘新芳

上兰山,
逢重九。
登高远眺,
旅雁飞鸥。
东岭菊,
西河柳,
十里枫红斑澜秀。
望家山、难忘乡愁。
如歌岁月,
云舒云卷,
笑傲春秋。

墨柏

□ 李艳云

曲径幽幽映暖阳,
林间袅袅绕和光。
兰亭寂静疏枝瘦,
墨柏葱葱不暇徨。

以文还乡,以史为鉴——

解读杨占武《牧马清水河》的文史密码

本报记者 张慈丽

生于同心、长于清水河流域的学者、作家杨占武,他的文化散文集《牧马清水河》是一场写给宁夏的“纸上还乡”,这部作品以学术的厚度、文学的温度,打捞起清水河流域的历史碎片,刻画出宁夏南部的人文肌理,让读者深切体会到宁夏这片土地上游牧与农耕的交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我们与杨占武一起,走进《牧马清水河》,探寻藏在文字里的宁夏“根与魂”。

创作初心:被宁夏乡土记忆追逐的“纸上还乡”

记者:您在《牧马清水河》的代序中说,自己是“被记忆追逐着写作”,那些山间小路、寻草生涯、水窖与窑洞,都在催促着您为故乡执笔,这对书写清水河、书写宁夏,带来怎样的视角变化?

杨占武:回忆是一种向后的阅读。当您阅读以往的时候,已经戴上了“今天”的眼镜。阅历以及今天的知识结构、认知,这些都会参与这种“阅读”中,它们共同构成视角。所以,回忆实际是一种重建、一种构拟。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意大利著名史学理论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要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他对这个论断有进一步的解释:“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为故乡执笔”,于我而言是一种责任,而如何执笔则是一种选择,我们总是根据当下的兴趣,选择那些投射、渗入到当下的“过去”,进行回味和书写。

记者:您说自己并非职业写作者,写作的原初动力是青少年时期储存的宁夏乡土情感。在创作《牧马清水河》时,如何将这份个人情感,与清水河流域乃至整个宁夏的集体记忆相融合?

杨占武:我确实不是职业作家。开始写作,当时可能是一种“冲动”。但这种写作不光是书写自己的体验。我希望人们在我书写的这些记忆中,能读到自己的故事。在序言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共鸣将是读者对我最高的赞赏。”“如果只有私人的感受或体验,那写作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写作如果不能观照现实,不能关切他人的生存,那它存在的意义就很可疑。”我选择的那些事项,是清水河流域并且超越地域的集体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具有某种典型性。比如,我回忆“那条无名的山间小路”,上海、福建等地的特别是与我同龄的朋友都说,也勾起了他们的回忆,虽然“小路”的具体形态不一样,但在那个人生节点上的体验是一致的。

历史肌理:从地名与方言中解锁宁夏的文化交融密码

记者:为何选择以方言和地名作为钥匙,去挖掘宁夏的历史?

杨占武:方言是文化的编码。一切文化现象诸如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地理、法律、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都会凝聚在语言中,解析语言现象就是解析文化现象。贝尔纳曾说:“语言是现今仍然活着的古代遗物。研究语言应该是研究各期各地物质文化的一些残存遗产的基本补充工作。研究语言并研究物质文化残迹,再加上目前存在的原始民族来做证,就应该能提供古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图景。”我受教育的专业背景是语言学,这也为自己从语言学入手解读文化提供了便利。

记者:作品中呈现出一部独特的“牧马史”,为我们理解宁夏的

意趣

村口那堆稻草垛就像个小山丘一样矗立着,夕阳照过来的时候,金色的光洒在上面,空气里飘着稻草和牛粪混合的气息,在村子上空飘荡。这是我儿时生活里最熟悉的味道。

晨雾未散,父亲已经在菇房前面忙碌起来。他把稻草轻轻地展开,就像对待熟睡的孩子一样。稻草在他的指缝中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在讲述田野的故事,牛粪早在夏天就准备好了,晒干的牛粪,早就没了味道,只剩下腥气。

制作培养料是项讲究活。父亲赤脚在院里来回走动,把稻草和牛粪一层层铺好,木锨在他手里上下飞舞,在晨光里划出漂亮的弧线。清水洒下来的时候,一股独特的香味就在空气中飘荡起来,那是希望的味道,是来日的学费,过年的新衣、一家人的温饱。

“这一堆料,可是牵扯到今年收成的。”父亲一边翻动堆料,一边对我说。他那双手伸进料堆里探温度时,神态就像老中医给人把脉般认真。太热了,料会烧坏;太凉了,菌丝又不肯长。这分寸之间,是一家人的生计所系。

小宝茶话

微观叙事与荒诞美学的双重变奏

——电影《得闲谨制》的叙事革新

□ 苏阳

完成。叙事节奏上,前30分钟的日常铺陈为后续的冲突爆发积蓄了张力;而长达一小时的戈止镇攻防战,在紧张生死搏杀中穿插喜剧性桥段,形成“笑泪交织”的叙事节奏。这种节奏设计与观众心理高度契合,实现了引人入胜的叙事效果。小人物在战火里的微光,汇聚起来就是民族的希望,凡人爆浆的拳头,是比炮火更烫的国魂。

隐喻体系:文字符号背后的精神内核

主人公“莫得闲”这个人名构成了深刻的命运反讽:姓氏“莫”对“得闲”的否定,预示着在国家破亡时,追求个体安宁注定是泡影。而他儿子“莫得闲”,取自岳飞《满江红》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壮志豪情,在被迫中断的传承里埋下了不屈的火种。莫家三代“有闲、得闲、等闲”的名字序列,形成一条被战争粗暴打断的对安宁的渴望之链,既展现出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也暗示了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影片中日军误将“戈止镇”读成“武镇”这一情节,也构成了符号错位:“戈止”代表和平的愿景,“武”象征暴力的征服,这种误读恰恰揭示了侵略者对文明的践踏本质。

“得闲谨制”四字不仅是影片的片名,更是开启影片主题的关键。来源于古代“物勒工名”制度的署名,当被莫得闲刻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时,便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对立:侵略者刻意抹去文字,毁掉文明,而工匠用“得闲谨制”延续文明、留下印记。戈止镇作为核心空间隐喻,完成了从“桃花源”到“修罗场”的叙事转变。这个由难民开辟的栖身之所,原本是乱世中寻求到的一方净土,最终却沦为生死搏杀的战场。

这样一个曾经掏过土、蹚过胶泥、蓄过水、背过冰雪,长期使用过水窖的人,在都市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从他们用水的习惯里,大体能判断出他或她是否有过“疼水”的经历,并进而对他或她生存的环境是否“枯焦”作出想象。”我确实观察到,一个人拧开水龙头洗手,没有缺水经历的人可能会让水哗哗地流,而我在很长时间里则是拧开水龙头,用手接一点水,洗一下,再拧开水龙头,如此反复。这个行为很怪异吧?后来我明白这是干旱缺水给我的无意识。

记者:作为清水河流域的亲历者,《牧马清水河》中对清水河生态的历史反思,能为当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宁夏实践,提供怎样的启示?

杨占武: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控制水土流失。现代地理学研究表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是地质作用与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不适当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垦殖破坏了原始植被,使土壤失去保护,从而造成水土流失。黄土高原人为的土壤侵蚀量,占水土流失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清水河流域从水草丰美的牧马基地到绝望的旱海,其中有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因素,但人为的因素占很大比例。如何采取一种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如何确立一种生态文明的理念,历史能给我们提供经验和教训。

文学表达:学者散文的创新,人文书写的“流水原则”

记者:《牧马清水河》被评价为“新时期学者散文的新类型”,这种跨学科的书写,是不是宁夏地域文学创作的一种可行路径?

杨占武: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个人活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当然应该百花齐放。因为学术背景、个人阅历这些因素,我喜欢通过多学科的视角或者知识,选择我认为有重要意义的事项进行书写,这样有利于对书写对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或者说解剖。

记者:您的写作被评价为有着独特的“流水原则”,语言质朴、凝练,叙事直接、明快,有评论认为这种风格与宁夏的人文气质高度契合。在书写宁夏时,如何平衡语言的乡土性与文学表达的审美性?

杨占武:作家汪曾祺在他的《小说笔谈》里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我喜欢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叙述方式。一件事情能用最准确、最简洁的话说明白,我认为这是写作的最高境界,是我的追求,也是乡土性与审美性的平衡点。语言典雅也罢,村言土语也罢,只要准确、简洁、明快,都是美的。

记者:当下的宁夏创作者,该如何挖掘属于宁夏的独特文化故事?对于年轻的宁夏创作者,您有怎样的创作寄语?

杨占武:我对宁夏作家的作品读得还不够多。总体觉得宁夏虽然是一个小省区,但出了很多优秀作品。比如石舒清的小说,马占祥的诗,田鑫、季栋梁的散文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在散文写作方面,只能结合自己的体会说一点感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潜心”“走心”。潜下心来,不要浮躁,不无病呻吟,不为写作而写作。文史类的散文写作,除了要多读书,深入思考,也要有生活。有生活、有体验,才能增强历史的还原能力,才能写出真正走心的作品。

还是会被剩下一些品相不太好的,让母亲切片炒蒜苗,那味道现在还在我脑海里飘着。

菇棚里的灯总是从深夜亮到天明。我晨起的时候,去给父亲和母亲送早餐、茶水,经常能看到他蹲在菇床边上,仔细地观察每一朵蘑菇的生长状况。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厚重,仿佛承载着整个家的重量。

冬日夜里,菇棚里暖融融的。那菌丝生长的声音,蘑菇绽放的声音,还有父亲偶尔的咳嗽声,都是我最熟悉的夜曲。有时他会望着邻家菇棚说:“你陈叔今年换了新菌种,张伯家添了加湿器……”话语里既有竞争,又有互相扶持的温情。

现在行走于村中,看着每家每户菇棚里透出的暖光,我突然就读懂了这些平凡劳作背后蕴含的力量。稻草,牛粪,泥土,这些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在父辈们的手上,竟然可以变成养活一家人的希望。

这些从最卑微的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洁白的小蘑菇,它暖了我们一个冬天,也让我们懂得:生命最好的模样就是,在每个平平淡淡的日子里,也要努力绽放自己独特的花朵。

菌香满村

□ 子安

下料的那些天,父亲几乎就住在菇房里。他弓着腰,仔细地把培养料铺在菇床上。覆土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喷水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村子里的男人们都是这样,把一年的希望都放在这些菇床上。

出菇的时节,整个村子便热闹起来,天还没亮就能听见三轮车“突突”的声音,家家户户忙着往镇上的收菇场送蘑菇。父亲种出来的蘑菇总是一等一的好,又圆又大,收购的人一看便知。那整日与泥土打交道的手,竟能培育出这样精致的物产。

采蘑菇是家里的一件大事,父亲和母亲戴着头灯,在灯光下小心翼翼地采摘。父亲总是一直说:“轻点,这些都是能卖钱的。”但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lps@126.com